

## 戰後蔣介石、白崇禧關係的探討 （1945-1950）

林桶法

### 摘 要

過去研究者大都討論李宗仁與蔣介石，或者桂系與蔣的關係，蔣與白崇禧的研究較少。本文選擇戰後蔣介石與白崇禧關係，著眼於幾方面的思考：其一，白崇禧在戰後的角色為何？白擔任國防部長期間與蔣的互動為何？其二，戰後蔣、白關係轉捩點為何？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白被任命為華中剿匪總司令，與蔣的關係為何？其三，白逼蔣下野的動機？蔣既下野，李推動的和平談判失敗，蔣、李、白各有何計畫？李宗仁最後遠走美國之際，白為何選擇來臺？這些課題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本文將戰後蔣、白的關係分為四個階段：一、合作中有歧見（1945.8-1948.3）；二、選舉種下恩怨（1948.3-1949.1）；三、逼蔣下野加深宿怨（1949.1-1949.5）；四、反共一致恩怨難消彌（1949.5-）等進行討論。

白崇禧是一位戰略家，戰後提供許多具體的建議，可惜蔣介石都沒有接受，四平街追剿共軍，蔣未接受，成為白一生的憾事，李宗仁當選副總統是蔣、白關係的轉捩點，白被迫辭去國防部長，但仍勉強任華中剿匪總司令，可惜戰略上又與蔣不同調，白一再受挫，仍堅守原則，他是剿共、反共最有決心的將領，一直堅守崗位。中共渡江後，白積極於華中、華南一帶備戰，戰事每沉愈下，戰略又得不到蔣的支持，一挫再挫，白並沒有像李宗仁一樣選擇逃避，反而更積極尋找反攻的機會，從海南島至臺灣，都還抱持反共的理想，可知他不只是戰略家，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可惜來臺後，白崇禧雖獲聘為戰略顧問，不但未再受重用，且派人監視，這也可以看出蔣用人的偏執。

關鍵詞：蔣介石、白崇禧、四平會戰、國共內戰、桂系

# General Pai Chung-hsi's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dur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 (1945-1950)

Tung-fa Lin \*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dealing respectively with (1) the disagreeable fellowship between General Pai and President Chiang, (2) their grievance over the election of Vice-president, (3) Chiang's deepening of old grudges caused by forcing him to give up the presidency, and (4) the difficulty in diminishing their resentment even under the mutual unanimous anti-communism.

To begin with the first section, despite his appointment by Chiang as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June 1, 1946, Pai's advice was rarely accepted by him. Failing to use the full force of the troops on hunting down the army of the Communists in the Battle of Siping, for example, was the greatest of regret in Pai's claim as a strategist.

Secondly, the fact Pai successfully supported Li Tsung-jen, an important ally in his Guangxi Cliq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ion of vice-presidency, could only but have deepened Chang's grievances against Pai, which brought about his resignation as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though he had to remain grudgingly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armies in Central China in the Hankow region. Due to the opposit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mmunists, their rift emerged again when Pai defied Chiang's orders by not taking up the initiative to dispatch troops to aid the Battle of Hsupeng.

Thirdly, Pai was still actively preparing for war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after the Communist troops had 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 on April 21, 1949. Instead of exile like many other high-ranking military officers, Pai, faced with the lacking of Chiang's support for his military tactics, had tried to find out any feasible opportunities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ounterattack against the Communists as the fighting went from bad to worse. He still steadfastly kept the attitude of anti-communism, even when retreating from Hainan to Taiwan.

Unfortunately and fourthly, Chiang out of his bias never placed Pai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since the government reconstructed in Taiwan. There were two main causes for this. Partly because Chiang had felt less trust in local military forces like Pai's since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1926 on the other hand, while these varied and many factions also acted haphazardly and half-heartedly in support of Chiang's policy due to their conflicting interests involved on the other. Arguably, and to sum up this discussion, it may be said that Pai's relationship with Chiang during Civil War in China was in fact the very epitom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warlords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Pai Chung-hsi, Battle of Siping, Civil War in China, Guangxi Clique**



# 戰後蔣介石、白崇禧關係的探討 (1945-1950) \*

林桶法\*\*

## 壹、前言

民國以來的軍系將領，每每依其出身地被冠上地方派系的名稱，如粵系、桂系、滇系、晉系、直系、奉系、皖系等，這些軍系不僅是地方派閥的代名詞，也往往形成所謂中央與地方、嫡系與非嫡系的分類標準。相同軍系者雖有其領導風格及人格特質的差異性，然因為共同地域與立場，不僅當時的領導者，其後的研究者都將之作化約的歸類，如李宗仁與白崇禧同屬桂系，蔣介石在作人物臧否時，常將李、白並列，鮮少考慮其個別性。同一派系是否有不同的立場？李、白之間是否態度一致？值得較細緻的分析。

民國以來，桂系與蔣介石之間頗多矛盾，蔣的 3 次下野都與桂系有關，蔣介石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地方實力派始終是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對之既要攏絡和收買，又要排斥和消滅，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在這種不斷的矛盾中演進。隨著時局的變化，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桂系堅持抗日，蔣與桂系之間在矛盾中維持著相當合作的關係。抗戰勝利之初，蔣須借重桂系的力量進行接收與剿共的工作，任命李宗仁為北平行營主任，白崇禧為國防部長，桂系與蔣之間似乎有合作的跡象。然由於李、白對蔣直接指揮與掌控的領導風格頗有微詞，加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 年 5 月 1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 年 8 月 1 日。

\*\*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上其後李宗仁執意參與副總統的選舉，蔣與桂系間的歧見日深。逼蔣下野積怨更深，李最後遠走美國，白雖來臺，但始終未獲重用。

過去的研究者大都討論李宗仁與蔣，或者桂系與蔣的關係，探索蔣介石與白崇禧的研究較少。本文選擇戰後蔣、白關係，從檔案、日記與史料中著眼於幾方面的思考：其一，白崇禧在戰後的角色為何？為何蔣要任命白為國防部長？白擔任國防部長期間與蔣的互動為何？其二，戰後蔣、白關係轉捩點為何？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白被任命為華中剿匪總司令，與蔣的互動為何？其三，白逼蔣下野的動機是否有其他的考量？蔣既下野，白又不願接受中共和平的條件，李也不能完全掌控實質的政權，蔣、李、白有何計畫？在李宗仁猶豫不定，最後遠走美國之際，白崇禧仍堅守反共，最後將軍隊撤退至海南島，隨後到臺灣，白的考量為何？這些課題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 貳、合作中有歧見（1945.8-1948.3）

戰後是國民黨發展的關鍵，挾抗戰勝利，在美國的支持下，進行受降與接收的工作，國共關於受降權的爭執，並非只是一個對日受降或接收的問題，實際上是戰後初期國共兩黨分歧的焦點所在。承認中共的受降權，就意味著承認中共的政治地位，也代表中共在將來可以和國民黨分享政權。國民黨為了宣示其主導權，為了達到統籌的目標，在接收上不輕易讓步，因此在戰後初期以各種方式，刻意表彰擁有獨尊的法統，並以此將中共貶為國家法統下的地方勢力，以剝奪中共聲稱享有之受降、接收權利。<sup>1</sup> 忽略了中共已經擁有近百萬正規軍隊及 18 個解放區的強大實力。

國民黨既想獨立進行各地的接收工作，偽軍與共軍的問題自為國軍將領所注意的焦點，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負有接收與剿共之責，其有鑑於華北以北地區黨政軍控制較弱，於 1945 年 8 月 24 日上電蔣介石要求重視華北地區的布防，要

---

<sup>1</sup>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頁 5。

求迅速派部隊由陸、空兩途推進，控制要點，以免歸順或觀望的偽軍被奸黨威迫利誘。另一方面要求迅速發表北平行營主任的命令。同時建議由北平行營指揮河北灤東一帶歸順的偽軍，布防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之線，以防其他部隊進入東北境內，奪取偽械，發展組織，避免東北環境日趨困難。並建議黃河以北黨政軍各機關漸次向北推進，並請劃定行營管轄區域及所屬戰區，俾便督導指揮。<sup>2</sup> 從後來的發展而言，白崇禧的這份建言頗能反應當時國軍的一些問題。

戰後國共雙方缺乏互信，雖礙於國內外的壓力進行談判（重慶會談），但雙方都沒有間斷武力行動。在雙十協定後，毛澤東指示軍事行動，蔣介石亦下達剿共密令，<sup>3</sup> 剿共的行動決策，大部分以蔣介石為主。1946年6月1日，軍事委員會撤銷，同時成立國防部，陳誠和白崇禧分任參謀總長和國防部長，<sup>4</sup> 當時的規劃是使陸海空軍體系及運用一元化，並劃分陸海空軍區，確立軍事行政體系，訂定國防分區計畫，以為建國建軍的基礎。<sup>5</sup> 就名分上言，國防部長負責軍政，參謀總長負責軍令；論實權，參謀總長成為當時指揮剿共軍事的實際負責人。不論如何，任命白崇禧為國防部長當然是對白的一種肯定。

白崇禧雖任國防部長，對許多問題都深感無奈，如戰後陳誠把各戰區的通訊兵團次第整編撤銷，白赴洛陽、鄭州視察時，發現通訊兵團的電臺被撤銷，無法與各地聯絡，認為在復員之際，如何能沒有通訊機關，對陳的撤編甚表不滿。<sup>6</sup> 白與蔣反共的立場相當一致，但處理國共戰爭上則有歧見，如戰後國軍的復員上，白主張先解決中共後，再進行軍事復員，蔣則贊同陳誠的意見，先進行軍事

---

<sup>2</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5年），頁5-9。

<sup>3</sup> 這份密令曾被中共所獲，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5。

<sup>4</sup> 國防部長依序為：白崇禧（1946年5月23日-1948年6月2日）、何應欽（1948年6月3日-1948年12月21日）、徐永昌（1948年12月22日-1949年4月30日）、何應欽（兼）（1949年5月1日-1949年6月11日）、閻錫山（兼）（1949年6月12日-1950年1月31日）。參謀總長依序：陳誠（1946年5月23日-1948年5月12日）、顧祝同（1948年5月13日-1950年3月24日）。

<sup>5</sup> 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頁457。

<sup>6</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年），頁823。

復員；又如在四平街的戰略方面，白主張積極追剿，蔣則不僅不贊同追剿，且在美國的壓力下於 1946 年 6 月 6 日頒布停戰命令，以致後來國共內戰的失敗。對此白耿耿於懷，白先勇提到：

父親一向冷靜沉著，喜怒不輕易形於色，但不止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晚年在臺灣，每提起這一段往事時，猶自扼腕頓足，憾恨之情，溢於言表，我很少看到父親論事如此激動，即使論到徐蚌會戰另一個與他糾葛甚深的戰役，他也沒有像對四平街會戰感到如此痛心惋慨，四平街會戰最後竟功虧一簣，一著棋錯滿盤皆輸，這是父親一直耿耿於懷，到他晚年亦常引以為憾的一件恨事。<sup>7</sup>

四平街戰役確實攸關國共在東北發展的一場戰役，但這場戰役卻與戰後美、蘇、國、共間的複雜糾葛有關，其發展的情形概述如下：

美國為穩定亞洲政局，希望國共和平解決紛爭，然國共間歧見甚深，重慶會談未有成效，國共戰事再起，美國令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來華調停戰端，組成 3 人軍事小組，頒布停戰命令，蔣礙於對美國的依賴，大部分配合停戰命令，然中共則視情況而決定。1946 年 4 月 15 日，當俄軍撤出長春，中共中央於翌日命共軍入城，馬歇爾認為中共此舉違反停戰命令，向周恩來提出抗議。中共不予理會，繼續占領長春、四平街，中共認為保衛四平關係到保住東北的關鍵，毛澤東提到：「必須在四平、本溪兩處堅持奮戰，將兩處頑軍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銳氣。」<sup>8</sup> 美國對於中共的軍事行動，毫無約束能力，反而不斷給蔣壓力，蔣在 4 月 22 日的日記中就提到：

東北軍紀告頓挫，共匪勢燄猖獗，俄國必增強匪力，以期在東北消滅我中央軍之主力，則華北自可為共匪所統制，而全國之赤化自不成問題，至我軍則全賴美軍代為運輸，一切計畫皆受其牽制，而且彼時以撤退其海軍中止運輸相言，使我不能不遷就其對共妥協之建議，彼不知此時如與共匪妥協，無異於對俄屈服與投降，當匪氣燄高漲之時，其要求條件

<sup>7</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臺北：時報出版社，2012 年），頁 213。

<sup>8</sup> 〈毛澤東關於在四平本溪堅持奮戰爭取時間有利於我之和平的指示〉（1946 年 5 月 1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3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95。



之苛刻決難忍受，不如自動撤退之為慮也。故應與馬直說之，以促其決心，否則應作自我之打算。<sup>9</sup>

可見蔣也不是不知道美國的意圖，礙於對美國的依賴只好妥協，但在消極的妥協之前，國軍還是做了一些戰略部署：一、中央兵團新一軍孫立人部（轄三師）配屬第一九五師，由瀋陽沿中長鐵路前進，占領四平街，將共軍逼至松花江殲滅；二、右翼兵團第六軍廖耀湘部（轄三師）配屬第八十八師，以主力經威遠、堡門前進，迂迴四平側面，協力中央兵團攻占四平街；三、左翼兵團陳明仁的第七十一軍（轄二師），由新民經法庫攻四平側面，一方面攻四平街，一方面阻止共軍自熱、遼增援；其他還有預備師及航空隊支援，總兵力約十餘萬人。<sup>10</sup>

共軍在四平街的主力為吉、遼野戰軍區周保中的主力，配合遼東（程世材）、遼熱（呂正操）兩野戰軍區各一部，在戰役之前主要的部隊有黃克誠師的第七、八、十 3 個旅，梁興初的山東一師，羅華生的山東二師，楊國夫七師的第二十、二十一兩個旅，鄧華的一個旅及從北滿調來的三五九旅，七師的砲旅，總數約 8 萬人。占據遼北各要地，積極興築工作，阻止國軍北上。

四平戰役發生於 1946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下旬。4 月 18 日，鄭洞國指揮國民黨新一軍開始展開對四平的攻擊，毛澤東重視四平的防守，指示林彪：「望死守四平，挫敵銳氣」，國軍東北保安司令部鑑於四平街之戰如曠日持久，必將予中共可乘之機，為圖絕後患，5 月 14 日令兵團發動總攻擊，以新一軍為主力，抽調新六軍北上增援，加上空軍支援，一舉突破共軍陣地。16 日，進行總攻擊，克復四平，23 日收復長春。國軍此役雖收復 28 個城鎮，但未能集中兵力，以致南北應戰，攻擊成功後，未能立即確實鞏固陣地，致使許多地區得而復失。<sup>11</sup> 共軍方面，指揮官林彪過分自信，企圖一舉將國軍主力殲滅，但國軍火力較大，配以空軍，加以陣地戰經驗較豐富，林彪主力被擊敗，是共軍在東北的空前敗仗。<sup>12</sup> 毛澤東建議林彪應主動放棄四平，由陣地戰轉變為運動戰，變被動為主

<sup>9</sup> 《蔣介石日記》，1946 年 4 月 22 日。

<sup>10</sup> 〈四平保衛戰役案〉（一），《國軍檔案》，國防部史政局藏，檔號：543.6/6021.2。

<sup>11</sup> 〈四平保衛戰役案〉（一），《國軍檔案》，國防部史政局藏，檔號：543.6/6021.2。

<sup>12</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頁 873。

動。<sup>13</sup> 這次四平街會戰，共軍雖然失敗，中共中央不但不予譴責，且多方肯定，認為：「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軍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強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sup>14</sup>

國軍獲得暫時的勝利，本期迅速追擊東北民主聯軍，但並未達到消滅北滿解放軍主力的戰略目的，隨著進占長春、永吉，戰線拉長，機動兵力不足的弱點反而更加突出。此外，國軍除在戰爭中所受損失外，也暴露許多弱點，諸如前線指揮不夠果斷、各部隊及各兵種間的作戰不能充分協調、官兵士氣低落等。<sup>15</sup>

國軍本擬向哈爾濱挺進，因 6 月 6 日國府下達第二次停戰令而中止。美國調處對國軍打擊甚大，蔣介石來臺後檢討國共失利時談到：「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第二次停戰令所致的後果」。<sup>16</sup> 白崇禧也深感遺憾，如何評述這場戰役？沒有追剿共軍是否為國軍失敗的主因？值得探討。

首先從白崇禧的角色言，白是督戰者而非東北剿共軍隊的主要領導者，當時將領間對於是否追剿本來就有不同的意見，四平街戰役發生，白崇禧飛往瀋陽視察，協力指揮作戰，當林彪敗退後，白主張乘勢窮追，縱不能生擒林彪，也須將共軍主力摧毀，「以永斷禍根」。<sup>17</sup> 當時負責東北軍事指揮的杜聿明雖同意白的主張，但未敢專斷，熊式輝對於追擊共軍則深不以為然，致白崇禧：

此次會戰，軍力消磨，損失甚重，既無增援之師，而補充器械亦不足數，且屬太遲，因知其力大減，其數可驚，為章兄日前來瀋，知之甚詳，明知全局各地均頗緊張，言兵言械，俱非容易，為東北匪軍增加迅速，我則不然，相差懸殊，戰力愈弱者損耗愈大，因之影響士氣，動搖

---

<sup>13</sup> 〈中央關於堅守四平不可能時應主動放棄的指示〉，收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224。

<sup>14</sup> 〈中共中央致林彪、彭真電〉，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 16 冊，頁 166。

<sup>15</sup> 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 年），頁 422。

<sup>16</sup>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 年），頁 172-173。

<sup>17</sup> 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頁 458。

人心，今日東北情況確實如此。<sup>18</sup>

陳明仁認為戰事瞬息萬變，時機稍縱即逝，應立刻揮軍窮追，乃與杜聿明聯電蔣請示。

其次，就當時的國際環境言，美國為調停國共戰事，派馬歇爾來華組成軍事3人小組，經過第一次調停後，國共戰事未曾稍歇，國府又需仰賴美援，因此處處遷就美軍，蔣在1946年4月23日的日記中提到：「昨今二日馬歇爾談話全用壓力，暗示東北問題政府應予退讓，且對我黨政軍辦事人員對共黨侮辱行動力加指責。」<sup>19</sup>此時蔣受美國的壓力，電前方國軍原地待命「暫緩追擊」。之後美國馬歇爾不斷給蔣壓力，蔣在日記中對馬的態度深不以為然，5月24日提到：「馬歇爾不問我國之利害禍福如何，亦不顧其本國政策之能否實現，而惟以其個人之功利成敗是圖，一意對共黨遷就，以致揚湯止沸，勞而無功。誠不知我中華民國為何必須受此凌辱，而始獲解放，天乎，祈拯救其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使彼從速覺悟。」<sup>20</sup>

此外，在「雅爾達密約」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約束下，接收東北最大的障礙來自蘇聯，蘇聯又以經濟及軍事扶植中共，蔣也不能漠視蘇聯的動態。此時接獲情資，長春有6,000便衣紅軍，若國軍越過遼河恐引起衝突。因此命令軍事歸杜聿明指揮，軍隊不准越過遼河，白命令杜繼續追擊，並向蔣面陳：「戰勝則當進，或追出國境，或予以殲滅，蓋匪已倉皇撤退，全無鬥志矣。」蔣認為如肇事起衝突如何？雖經爭論，蔣仍不答應追剿。共軍因此從容北撤，白事後反省這次的事件認為：「杜聿明於哈爾濱停頓攻勢，整編軍隊，於共軍以喘息與反攻機會，大局遂漸予我不利，當時若長驅北進，直下東北，消滅林彪，而後抽兵入關內，如此於戡亂大局或稍有可改觀。」<sup>21</sup>

從戰略的角度言，白的建議似乎比較合理，但東北的問題涉及美、蘇的問題，不能僅從戰略的角度去評判，接受美國的調停雖感無奈，但戰後的接收與復

<sup>18</sup> 熊式輝，《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頁589。

<sup>19</sup> 《蔣介石日記》，1946年4月23日。

<sup>20</sup> 《蔣介石日記》，1946年5月24日。

<sup>21</sup> 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頁459。

員都需仰賴美國，東北還有蘇聯的問題，確實讓蔣投鼠忌器。蔣認為此時對東北最好的策略是政治與外交，而非軍事行動，強調：「其途雖迂，其時雖緩，而實則比直接用軍事方式解決之效更捷更速。」<sup>22</sup> 這就是為何蔣主張不乘勝追擊的主要原因，與白崇禧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出發自然大相逕庭。

白崇禧任國防部長期間，雖然與中央常有摩擦，但蔣、白的關係大抵良好，特別是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與白常常交換意見。1947 年 2 月 28 日，臺灣因查緝私菸事件引發軍警民間的衝突，事情愈演愈烈，3 月 12 日蔣詢問白的意見，白建議暫緩軍事行動，蔣同意。派白到臺灣進行調查，白崇禧於 3 月 17 日來臺宣慰，同行者有蔣經國、冷欣、吳石等 14 人。<sup>23</sup> 前後 17 天，總共呈 10 件報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處理臺灣事件辦法：中央對此次臺灣事件應迅速處理以免蔓延擴大，為野心者所利用，在不損害中央威信及採納人民合理要求之原則下，決定處理辦法交由中央所派大員宣布施行，在辦法宣布後，必須做到下列二事：其一，各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組織應自行宣告結束。其二，地方政治常態應立即恢復。其參與此事件有關人員除共黨煽動暴動者外，概不追究。其辦法要點如下：一、改臺灣省長官公署制度為省政府制度，其組織與各省同，但得依實際需要，增設廳處或改制案，請主席於本星期國防會提出，至臺灣省主席人選請主席先行決定，省委及廳局等候中央派員到臺徵詢臺省各方意見後彙報請予核委。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以不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為原則。三、省政府委員及各廳局長盡量任用本省人士。四、臺灣省各縣市長提前民選，其辦法及日期由省議會擬具呈報內政部核准施行。五、在縣市長未舉行民選前，由省政府委員會依法任用，並盡量登用本省人士。六、政府或事業機關中同一職務或官階者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其待遇應一律同等。七、民生工業公營範圍應盡量縮小，請轉飭主管迅速擬辦。八、長官公署現行之政治經濟制度及政策，其有與國民政府頒行之法令相抵觸者，應於分別修正或廢止，一面由行政院查案審議，一面由中央所派之人員聽取地方意見隨時呈報做修正或廢止之參考。<sup>24</sup>

<sup>22</sup> 《蔣介石日記》，1946 年 6 月 29 日。

<sup>23</sup> 楊亮功，〈二二八事變奉命查辦之經過〉，收入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頁 369。

<sup>24</sup> 「白崇禧呈蔣中正今後對臺政改進意見」，〈政治：二二八事件〉，革命文獻—戡亂時

蔣接納其意見，並交行政院研議辦理。對於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已有專文討論，<sup>25</sup> 此處不作贅述，對於軍隊的薪餉也同意建立完整的制度。<sup>26</sup>

白雖負責軍政，剿共的重要決策由蔣統籌，直接指導作戰方針及細節，白對蔣的直接領導，竭盡所能提供各項意見，有許多建設性的建議。

軍事方面，對於華北戰局，主張支持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增調 2 個軍或撥發 2 個軍武器於冀、察、熱、綏後方要點成立守備軍的方案。並主張放棄石家莊，將第三軍轉用於保定，戰術上收主動、機動效果，使該方面戰局改觀，亦所以穩定平、津戰局。西北方面：主張胡宗南主力出延安，使隴東、海固、寧夏各方面兵力單薄，要求重視共軍對隴東兵團與海固兵團的攻擊。東北方面：東北現行行轅保安司令長官部指揮系統上疊床架屋，不免事權不一，宜使最高軍事機構一元化，俾專責成而免紛歧。現任東北各省主席多屬文士，其學術資望雖高，但在此軍事時期，如對於組織民眾、運用地方自衛武力防守要點、配合軍隊作戰等缺憾甚多。<sup>27</sup>

政治方面：一、政府應變成戰時體制，使能擔任全國總動員之任務。二、應盡量授權各省府使組訓民眾、武裝民眾，配發武器以全面之力量攻擊全面叛亂的敵人。三、簡化各省府行政組織，授權各省府斟酌調整，不必一律拘守常案。四、省一級之黨團在戰爭期間准由省主席指揮監督。五、行憲之國民代表大會擬請展期，應俟軍事勝利後召開，方能實施真正之民主憲政。

經濟方面：一、經濟應以軍事為主，實施統制，以達成作戰任務。二、厲行節約，嚴禁奢侈品之輸入，汽油應專供軍用。三、須平衡收支，凡與作戰及生產

---

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38-082。

<sup>25</sup> 如陳三井，〈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 年）、侯坤宏，〈白崇禧與二二八〉，「白崇禧與民國學術座談會」（2012 年）等。

<sup>26</sup> 「蔣中正指示白崇禧等各通訊部隊軍官佐仍恢復改制前之原薪階」（1947 年 6 月 10 日），〈戡亂時期（三十七）〉，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37-011。

<sup>27</sup> 「陳誠呈蔣中正審議白崇禧建議軍事部門正分別辦理餘交行政院審議」（1947 年 6 月 29 日），〈戡亂軍事：一般策劃與各方建議（三）〉，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14-015。

無關之支出應盡量樽節，並迅速舉辦財產稅，改革幣制，重行劃分中央與地方收支，以充實地方財政，並對作戰經濟作合理的調整。四、向美洽借政治性鉅款，不成亦必自力更生，決行剿共。五、對桐油、大豆、茶、絲、豬鬃等項應獎勵其生產與輸出，以獲取外匯，以實物結匯，使法幣不與外幣聯結。六、應向國外採購糧食接濟沿海各城，並由產糧區盡量集中適當地點，適時轉運，使軍糧民食無缺。

外交方面：一、對英、美、蘇、法明白宣示立場，為剿武裝割據的叛軍並非消滅共產主義，亦非不許共產政黨存在。二、召集駐英、美、法、蘇大使返國面授政府政策指示機宜，回至駐在國，打開外交局面。<sup>28</sup>

白除剴切陳詞外，對蔣的直接指揮軍事行動，頗多微詞，蔣則不但不接受且私下抱怨，1947 年 6 月 22 日日記中提到：「今日最堪憂慮者：一、軍事高級幹部意見紛歧，情感不睦，健生牢騷與不滿為甚。二、各以私心權利為重，而無同仇敵愾之心。」<sup>29</sup> 1947 年 7 月 22 日，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飛抵南京，國防部長白崇禧、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 Leighton）以及翁文灝等前往機場接機，24 日，白約魏德邁到南京大悲園 1 號私邸晚餐，飯後，兩人對南京政府面臨的軍事形勢作長談，白不諱言說：「一年來的作戰經過，證明蔣介石在軍事上指揮無能，現在戰爭的特質是爭取時效，而蔣卻以最高統帥，直接指揮到軍級，甚至師級部隊，使各部隊指揮系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用。」白崇禧結論是戰局發展至此，全由蔣氏個人負責。<sup>30</sup>

此外，白對陳誠的輕舉妄動亦表不滿，陳誠要求在潯設指揮所，1947 年 11 月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揮部主任，負責圍剿大別山的共軍，不願在潯設指揮所。

11 月 2 日，為健全統帥部的功能及明確剿共區域，白電蔣，其重點，一方面要求健全最高統帥部，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等均為最高統帥之首要幕僚，其責任在輔弼鈞座，有關國防之決策、作戰計畫之指導及軍事訓練之實施

<sup>28</sup> 「陳誠呈蔣中正審議白崇禧建議軍事部門正分別辦理餘交行政院審議」（1947 年 6 月 29 日），〈戡亂軍事：一般策劃與各方建議（三）〉，典藏號：002-020400-00014-015。

<sup>29</sup> 《蔣介石日記》，1947 年 6 月 22 日。

<sup>30</sup> 薛建華編，《程思遠傳》（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頁 65。

策劃，建立第二線兵團訓練員兵，籌措物資，不斷充實前線部隊之作戰力，保持其長期作戰，奠定勝利基礎，蓋前方任何將領，無後方充分之支持，必不能在長期作戰中決勝疆場也。目下國防部長、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均遠離中樞，而直接擔任策劃指揮，必累鉤座分心顧慮，故仍宜集中首都，健全最高統帥部，使能分勞而利剿共。<sup>31</sup> 另一方面建議依自然地形，將剿共分爲東北區（含東北 9 省）、華北區（含冀晉熱察綏 5 省）、華中區（含魯豫蘇皖鄂 5 省）、西北區（含陝甘寧青新 5 省）等，任命智勇兼備者擔任全責，最高統帥部只須提供原則，不必做細部的指示。意見雖佳，不符合蔣每事必問的領導風格。最後終爲選舉副總統的問題加深蔣、白間的恩怨。

### 叁、選舉種下恩怨（1948.3-1949.1）

白崇禧、李宗仁同爲桂系，當李宗仁積極布署選舉副總統時，白崇禧本來不贊成李競選副總統，李宗仁回憶：

我既決定競選，遂將私意告訴老友白崇禧、黃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時任國防部長，長住南京，黃任廣西省主席，介侯時在清華大學執教，在平無住宅，所以長住我寓，時時敘晤。黃、白二人知道我這項企圖後，竟一致反對。白崇禧且特地請黃紹竑、程思遠、韋永成三人先後飛平勸我打消此意。<sup>32</sup>

白崇禧認爲李的參選，蔣不會支持，如果李、蔣發生衝突，向來被視爲桂系首腦的一白二黃勢必捲入漩渦，遭池魚之殃，故要李打消參選的念頭，以免牽累桂系。甚至勸李可以選監察院長，如李同意，即先在廣西選監察委員，然後再做一次部署，白又分析如果孫科出來競選，兩廣分裂，會瓜分到李的票。但李決心不變。李託白在南京將其欲參加副總統選舉之意向蔣報告，並託白去訪問孫科，詢問其是否有意參與副總統選舉。李則全力安排選舉事宜，此時白只好全力支

<sup>31</sup> 「陳誠呈蔣中正審議白崇禧建議軍事部門正分別辦理餘交行政院審議」（1947 年 6 月 29 日），〈戡亂軍事：一般策劃與各方建議（三）〉，典藏號：002-020400-00014-015。

<sup>32</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頁 846-847。

持，南京大悲園 1 號（白的私邸）成為李的競選中心。終究在理想與現實中，白還是向派系傾斜，齊錫生教授的評述相當的中肯，其中提到：「白崇禧在二十世紀前半段中國的軍事領域裏，的確是一位英勇的戰將，果斷的指揮官，和高瞻遠矚的戰略家，他並不是一個政治人，缺乏政治興趣，但卻揮不去政治色彩，因此他在政治領域裡處境被動，既無奈，也無力。」<sup>33</sup> 點出當時許多軍政人物擺盪於派系與個人抉擇中的無奈。

蔣對李宗仁執意參選甚為不滿，1948 年 4 月 3 日的日記載：

約見李宗仁勸其停止競選，明示其本人亦不競選總統之意，彼乃現醜陋之態，始尚溫順，繼乃露其愚拙執拗，反黨反政府之詞句。幾乎一如李濟深、馮玉祥之叛徒無異，甚至以國大提名讓黨非法之罪加之於余，意及不惜分裂本黨相恫嚇，余只可憐其神志失常，故不再理喻，聽之。<sup>34</sup>

可知蔣先找白崇禧希望爭取白對於總統、副總統選舉意見的支持，並要求其勸李退選。蔣認為副總統的競選黨員互不相讓，毀壞黨國。對於桂系的不滿表現於軍隊人事的紛爭上，甚至怪罪白崇禧對陳誠的攻擊，4 月 13 日蔣日記提到：

昨日國大檢討軍事，對陳誠總長痛且深咒，甚至以諸葛斬馬稷為倒他不堪耳之言甚多，殊為痛憤，此種無知代表之言本不足計較，而健生作軍事報告時故意暗示挑撥，使辭修成為眾矢之的，桂系不惟對人報復，而且惟恐天下之不亂，不能藉故要脅，此項橫逆之來無端侮辱殊所不料。

隔天，再度指責白：「白出言荒謬絕倫，且明目張膽而無顧忌。」<sup>35</sup> 最後得知李當選後感慨地說：「上午國大最後決選副總統，對哲生能否當選，雖知其有六成把握，但總未能安心。除遊覽庭園與審閱戰報以外，幾乎心身徬徨已極，比之自身之得失實超越幾倍也。下午一時回家，得決選報告哲生落選，乃為從來所未有之懊喪也，非只政治上受一重大打擊，而且近受桂系宣傳之侮辱譏刺，為從來所

---

<sup>33</sup> 齊錫生，〈蔣介石與白崇禧的合作與分離〉，「白崇禧與民國學術座談會」（2012 年），頁 90。

<sup>34</sup> 《蔣介石日記》，1948 年 4 月 3 日。

<sup>35</sup> 《蔣介石日記》，1948 年 4 月 24 日。



未有，刺激極矣。」<sup>36</sup>

李宗仁雖勝出，也種下蔣、李及蔣與桂系間的更大嫌隙。4月30日，蔣反省當月時提到：

以余當時在中央全會提議應由本黨提簽黨員或黨外賢達為候選人之時，白崇禧即提問如提簽黨內究屬何人，此一問題實令余驚懼不敢作答。自國大開會以來，競選副總統之各人浪費金錢政治風氣與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尤其桂系之各種卑劣手段與要脅無所不至。<sup>37</sup>

白深知蔣對李的當選心生不滿，於5月19日請辭國防部長之職：「懇請體念下情，早日批准辭呈，皖西及豫鄂邊境正在作戰，對該方面軍事望早派人統一指揮，免誤戎機。」<sup>38</sup> 蔣批准其辭職，任命為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兼華中剿匪司令，白不願就任，6月6日上電請辭華中剿匪司令職務，蔣為安撫白，並借重白的戰略長才，於隔日覆電：「接展六日手書，誦悉吾兄主持勘亂軍事倍著勳勞，目前華中剿匪成敗關係全般戰局至鉅，務望勉為其難，不再辭，並望身體檢查完畢，如期回京詳商一切，從速赴任，以期共濟時艱。」<sup>39</sup> 白勉強就任。

蔣、白嫌隙已成，當戰事不利時，白認為是蔣事事干預的結果，張發奎在接任陸軍總司令時，也認為這個職位是空的，蔣則反駁：

近日以何、桂等言行態度，無形中損喪統帥威覺，一切軍事失敗之罪惡均歸於余統帥對部隊直接指揮，試問余其直接指揮何一部隊，是否命令，抑為將領直接來電請示，以及該區總司令請求余直接手令督促該屬之軍師長者，則余不得不批擬其來請示，與不能不直接督導。而並非余越級指揮之過。而白、何不特推諉個人責任而且予統帥喪失威信，所謂

<sup>36</sup> 《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29日。

<sup>37</sup> 《蔣介石日記》，1948年4月30日。

<sup>38</sup> 「白崇禧函蔣中正早日批准辭呈及派人指揮皖西及豫鄂邊境軍事」（1948年5月19日），〈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三）〉，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3-050。

<sup>39</sup> 「白崇禧函蔣中正早日批准辭呈及派人指揮皖西及豫鄂邊境軍事」（1948年5月19日），〈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三）〉，典藏號：002-020400-00023-050。

為領袖分憂分謗之道更無論矣。<sup>40</sup>

白專注戰局，認為國軍在華中戰場有 14 個整編師，其中九十七師新成立，十五師、五十八師、五十二師整補未完成，華中地區遼闊，劉伯誠可以調集 10 個縱隊以上，加上陳毅的 5 個縱隊，國軍戰力吃緊，請蔣增加 2 個精銳師，各師編制應迅速補充，以增強戰力。蔣對白的編補意見，接見衛立煌時提到：「戰局逆轉，情勢不利之際，一般高級將領往往乘機爭取，挾匪要脅，如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漢市私籌一千萬金元，由其個人支配應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時局稍變，則叵測之徒即起異心。」<sup>41</sup> 11 月 1 日，蔣約見白崇禧，談到統一指揮華東剿匪任務，白因為國防部長被撤換之事心生不滿，明白表示不就。事後蔣記曰：「彼為一己計則得矣，其如重權利而不負責任。」<sup>42</sup>

白任華中剿匪總司令後有 3 件事再度引起蔣、白間的嫌隙，其一，戰略上意見的分歧：白調任華中剿匪總司令，駐節漢口，向蔣表示華中剿總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南京，並預測保衛京畿必將有一場決定性的惡戰，為此目的，必先確定「守江必守淮」，建議將華中剿總設在蚌埠，俾能緊靠南京，在徐州、蚌埠間江淮地帶，運用攻勢，堅持長期作戰，尤其重要的是必須統一指揮，不能分割，5 省（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聯防才能有效部署軍隊。<sup>43</sup> 蔣將原先在黃淮平原一帶的兵力分為武漢剿總（白崇禧）與徐州剿總（劉峙），互不隸屬，又任命程潛為湘贛綏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駐守長沙，制衡白崇禧。白認為此兩區域戰略上應由一人指揮，李宗仁也建議由白統籌，蔣不採納，白當時向蔣建議：「中原大軍分割使用，將來必敗無疑。」在徐蚌會戰（淮海戰役）開打之際，本來分開指揮的剿總問題，因為東北戰事的逐漸失利，華中形勢緊張，國防部長何

<sup>40</sup> 《蔣介石日記》，1948 年 8 月 7 日。

<sup>41</sup> 〈事略稿本〉，1948 年 9 月 25 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3-025。

<sup>42</sup> 〈事略稿本〉，1948 年 4 月 24 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37-024；〈事略稿本〉，1948 年 8 月 7 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2-007；〈事略稿本〉，1948 年 11 月 1 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5-001。

<sup>43</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頁 284。

應欽、參謀總長顧祝同 10 月 22 日在南京開會，研討中原作戰計畫，何、顧等人認為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處事猶豫難堪大任，建議由白崇禧統一指揮漢口、徐州兩個剿總，蔣終於 10 月底同意由白統籌。但此時戰況與 1948 年中已不相同。也種下徐蚌會戰失利的原因之一。

其二，三大戰役中徐蚌會戰的援助問題：張發奎提到徐蚌會戰時，徐州局勢緊急，蔣想把桂系部隊從武漢地區調到前線增援，雖然武漢沒有險情，但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拒絕了。<sup>44</sup> 對此事，李宗仁為白辯解說：「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線以南全軍覆滅的黃維兵團（共有 10 個師），便是白崇禧從華中調去的。」<sup>45</sup>

蔣確實命黃維兵團與張淦兵團馳援徐州，白認為此時共軍華東、中原野戰軍已匯集，調動此兩兵團路程遠，交通補給困難，不主張將此兩兵團調往徐州，後來蔣一再催促，只好同意黃維兵團馳援。黃維屬於中央嫡系，聽命往援，張淦兵團屬於桂系，白不願冒險，以武漢地區是戰略要地，武漢地區如無重兵防守，劉伯承的部隊進入武漢，則南京亦不保，因此決定不派張淦兵團增援。蔣只好調動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團的第二、第二十、第二十八軍，第十四兵團雖非白的主力，白為保存武漢的實力，阻止宋的部隊北上。最後國軍失利，蔣自然將責任歸於白的不馳援。白先勇則為其父抱屈，認為：「如果當初一開始蔣中正便採用父親『守江必先守淮』，設剿總於蚌埠，由父親統一指揮策畫，恐怕戰爭結果不致如此。」<sup>46</sup> 其實民國以來軍系領袖為保存自己實力，不聽命於中央指揮，此非個案。

其三，處置軍火問題：1948 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編練陳明仁的第一兵團，陳明仁原為蔣最信任的部將，年前四平街一役，在東北打了勝仗，此次奉命在兩湖成立新編部隊，頗為白崇禧所倚重，無奈陳氏所部都是雜湊來的，武器奇缺，屢請中央撥給，均無下文，是時重慶兵工廠適有一批械彈東下，停泊漢江岸碼頭。白崇禧得訊，乃電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能以這批軍火補給陳明仁，得到

<sup>44</sup> 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451。

<sup>45</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頁 885。

<sup>46</sup>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頁 294。

顧祝同的同意，但仍須等到向總統報告後，才正式撥付。白崇禧打電話請示，蔣答應可向顧總長商酌辦理。白氏因急於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逕自將這批軍火分給陳明仁。<sup>47</sup> 蔣對白崇禧扣械劫款抗命違調等事，並沒有正式函電斥責，僅告訴何應欽注意軍械的運用。

## 肆、逼蔣下野加深宿怨（1949.1-1949.5）

當三大戰役國軍逐漸失利時，桂系及一些地方派系倡議與中共和談；蔣介石認為北平與上海盛傳對共和談的謠傳，是由於李宗仁久駐北平不返，以及美國人之惡意猜測而起。蔣指責提倡和談是投降主義，是不智之舉。此時李雖希望和平，態度曖昧，<sup>48</sup> 其後因遼瀋戰役國軍失利，11 月下旬，和平運動醞釀漸臻具體化。

首先發難者為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白對中央的反彈，溯至長期對中央的不滿，近因則是遭撤換國防部長之職。由於白的態度已相當明顯，因此蔣於 1948 年 12 月 9 日電陳誠：「請健生表示態度事，此時殊無必要，不必進行。」<sup>49</sup> 12 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12 月 22 日，鄧漢翔透過吳忠信及張羣等人建議蔣應顧全國本主動下野，由李依法繼承大任。<sup>50</sup> 河南省政府主席張軫要求蔣總統詳審利害，通電和平，並即毅然引退。

12 月 25 日，白電蔣提到：一、先將真正和平誠意轉知美國，請美國出面調處，或徵求美國同意約同蘇聯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並謂以上

---

<sup>47</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頁 884-885。

<sup>48</sup> 《大公報》，上海，1948 年 8 月 18 日。

<sup>49</sup> 「蔣中正電告陳誠暫不必請白崇禧表示態度」（1949 年 12 月 9 日），〈戡亂時期（十四）〉，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14-035。

<sup>50</sup> 程思遠，〈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冊（中國文史出版社，1979 年 9 月），頁 76-77；《蔣介石日記》，1948 年 12 月 22 日。

所陳乃多數忠貞而有意見者共同意見。<sup>51</sup> 12月30日，白再電蔣，希望恢復與中共談判，其電文如下：

查當今局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以言繼續戰爭則戰力懸殊，外援不繼，以言和平則敵方張不易接受，觀其近日廣播宣布戰爭罪犯，可以判斷其乘我士氣不振繼續用兵使我京滬平津失陷，革命武力消滅以遂赤化整個中國之野心，顧念時機促迫，懇請乘早英斷。職意應將謀和誠意迅告友邦，公布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果同意藉此可開和平之機，如其黷武窮兵，殘民以逞，則國人不值所為，友邦亦將扶助。總之，我方無論和戰，必須迅速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職因病未能赴京面報，謹再電陳。<sup>52</sup>

白的策略是以和備戰，以拖待變，並希望美國出面干涉，這無異逼蔣將權力交由李宗仁。12月31日，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電蔣謂：「健生（白崇禧）力主和議，用心良苦，湘省一向擁護中央，惟局勢如此，險象環生，健生既有表示，難保不進而公開倡導，彼時附和者多，收拾愈難，亟宜妥籌應付。」贊成白崇禧的主張。蔣接一連串的來電後，召開緊急臨時中常會，聽取各方意見。1949年1月1日，李的左右提出5項要求：蔣總統下野、釋放政治犯、言論集會自由、兩軍各撤退30里、劃上海為自由市，政府撤退駐軍，並任命各黨派人士組織上海市聯合政府，政府與共黨代表在上海舉行和談。並公開主張：「總統下野後，由李宗仁副總統繼承大任。」<sup>53</sup> 蔣立即於1949年1月2日回電：

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膽，而出自問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翻然悔禍，保全國家之命脈，顧念生民之塗炭，對當前國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

<sup>51</sup> 「白崇禧電蔣中正軍民潰散國家危亡懇請美國調處國共和平談判」（1948年12月24日），〈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8-005。

<sup>52</sup>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號：002000000930A。

<sup>53</sup> 〈事略稿本〉，1949年1月1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7-001。

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一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惟言和之難，卓見已詳，如何乃可化除共黨赤禍全國之野心，以達成保國保民之和，如何乃可防止共黨翻雲覆雨之陰謀，以免戰禍再起之害，想兄熟慮深籌，必已有所策畫，甚冀惠示其詳，俾資借鏡，今大計雖已昭明，而前途演變尚極微妙，吾兄所謂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迫之慘境之言，實先獲我心，尤望兄力循此旨，激勉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為共匪所算則幸矣。<sup>54</sup>

呼籲團結一致，蔣仍希望國人能共體時艱，度過難關，當時要求和平之電不斷，程潛於1月5日電蔣：一、共黨決無悔意，宜運用人民團體呼籲和平，以收拾人心，爭取國內外同情。二、團結內部應以主義為黨心，喚起黨魂，發揮黨的力量。三、華中此時以安健生之心。四、統籌全局，宜分區負責，區域不宜太大。

1月8日，蔣派張群約黃紹竑自京飛往武漢及長沙，與白崇禧、程潛商討引退之事，張、黃之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穩定兩湖。白在得知蔣引退的意願後，一方面請黃飛鴻邀請李濟入京，作國共間的調人；另一方面向蔣表達備戰為謀和的基礎。

蔣認為內部無論軍事與政治幹部，大都彼此分裂不能團結，矛盾百出。<sup>55</sup>遂於1月21日正式引退下野。

蔣下野後仍兼國民黨總裁，對桂系逼迫耿耿於懷，1949年3月7日記曰：「革命紀律與黨德全為李宗仁等掃地殆盡，白逆之罪惡更大，我民族與國家不幸遭此劫運，不知何日方能超脫。」<sup>56</sup>其後由於和平運動失敗，蔣總裁的權力凌駕於李代總統之上，對於行政院人士仍有主導權。如李要求白崇禧調任國防部長，

<sup>54</sup> 「蔣中正電白崇禧個人進退出處惟全民與袍澤之公意請示制止共黨陰謀之策並勉華中軍民持以寧靜鞏固基礎」（1949年1月2日），〈總統引退及復行視事（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政治，《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0020-001。

<sup>55</sup> 〈事略稿本〉，1949年1月12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47-012。

<sup>56</sup> 〈事略稿本〉，1949年3月7日，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250-007。

蔣卻堅持由閻錫山兼任。軍事的調動方面，不僅李宗仁無從過問，就連兼掌國防部的行政院長閻錫山也未預聞，顧祝同不得不說：「所有部隊調動和兵力部署以及有關構築防禦工事問題都是由總裁親自決定。」<sup>57</sup> 李宗仁以退為進，要求蔣再出而領政當局，蔣甚不以為然，白處於其中角色甚為尷尬。

## 伍、反共雖一致誤解難消彌（1949.5-）

白崇禧是國共內戰局勢逆轉以來，反共態度最堅決、信心最堅強的將領。南京失守後，他堅信華中可守，華中戰局失敗，他自信必要時退回兩廣，人熟地熟，處處以軍事觀點和局部形勢為著眼點。<sup>58</sup> 5月後戰局更緊，白面臨內外挑戰，華中軍政長官所轄地區為豫、鄂、湘3省，徐蚌會戰後，國防部根據戰局演變的形勢，重定華中戰區的作戰地境，本來江西劃歸白指揮，國防部另成立一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派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駐臺北，將江西劃歸其指揮。

中共渡江後，李、白與蔣因3件事造成更大的分歧，其一，李、白要求蔣交出軍權與財權，並不斷要求蔣出國，蔣甚為生氣，堅決表示不願出國，日記中提到：「李致我談話，其逼我出國之六條件，比諸共匪之對余所提之逼降條件，用意更毒，其愚拙若數實為任何無恥軍閥所不及，國家不幸既出朱、毛，又出李、白，誠令人困迫不知新解，動心忍性能不自勉。」<sup>59</sup> 其後由於蔣既不願意馬上答應出而領導，乃一再逼蔣出國，蔣對於李、白此種行徑甚為憤怒。

其二，指責蔣私藏黃金之事，蔣分別於6月1日及6月3日的日記中提到：「見張道藩報告李、白在中政會議捏造中央銀行假數，指余藏匿美金有一億餘萬之多，當時幸有前財政部長徐堪與央行總裁明白宣布其央行所有各種現款只有二億七千萬美金，並未如李白所提報有四億之多，更無七千萬美金之逃避於會中，更覺李、白之用議害陷及其人格之卑劣。居、于投桂賣黨更為可恥」、「蘭友秘書長報告李、白在上週中政會之對余攻訐誣蔑，以及當晚九人小組所說各話，彼之

<sup>57</sup>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頁100。

<sup>58</sup>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頁975。

<sup>59</sup> 《蔣介石日記》，1949年5月7日。

毀滅黨國及陷害於余之心事已明目張膽，毫不掩飾。」<sup>60</sup>

其三，任命白爲國防部長之事：李於 7 月再提任命白爲國防部長，蔣表示反對，李再提，蔣深不以爲然，認爲：應研究制度，軍政與軍令如今由國防部一人負責，前方各部隊必極不安，白此時出任，恐於團結不利。<sup>61</sup> 當時閻錫山曾安排由白接任國防部長，顧祝同電蔣報告提到：「閻院長（錫山）昨（11.1）與吳禮卿及職分別見面時談及兩事：一、閻擬辭國防部長，由白健生擔任，吳與職均勸其暫時勿辭國防部一職，及如何安置健生，均與鈞座將來出處有關，俟此事決定後，鈞座當有整個打算。二、張岳軍辭西南長官，李、白均催閻對西南軍政人事應迅爲解決，閻以時機迫切，究應如何處置爲妥，亟待解決。」<sup>62</sup> 鄭彥棻時常向蔣經國報告白與國民黨高級要員的行徑，蔣認爲白只在乎國防部長之職。

蔣、白的反共立場雖一致，但如何進行布局，兩人的意見不一，且都因蔣的軍事安排，使白的部署受到挫敗。白最先以鞏固華中戰局爲最主要布局，白商承國防部的同意，要求胡璉兵團如上饒不守，可撤往贛江上游地區，協同華中區友軍據險防守，如此可阻止敵人侵入贛南，不料胡璉竟直接受蔣之命，率所部取道撫州、汀州，直退潮、汕，以保存實力。爲彌補胡璉所造成的裂隙，白急調原自安慶撤往鄂東的夏威兵團的第四十八軍南下到贛江兩岸防守。並盡量鞏固華中戰局，但顯然蔣對於白的調動並不滿意，在日記中指責：「白崇禧如不強制湯部主力西移，皖南則不惟無此重大損失，而且保衛上海之戰亦必全勝。」<sup>63</sup>

白的保衛華南計畫，蔣亦不贊同，曾電白：「對於兄之作戰意見甚佩，除原定保衛廣州各軍任務如常不改以外，其餘兵力則可加入湘南作戰，如果此時決戰無甚把握則不如暫不決戰，保持實力，待匪主力深入粵中再向其背夾擊較有利。」<sup>64</sup> 白無法積極迎戰，又因胡璉兵團南撤，使防線大亂，宋希濂亦不肯聽

<sup>60</sup> 《蔣介石日記》，1949 年 6 月 1 日及 6 月 3 日。

<sup>61</sup> 《蔣介石日記》，1949 年 7 月 29 日。

<sup>62</sup> 「顧維鈞電外交部據密告美將於二三月內承認中共政權」（1949 年 5 月 10 日），〈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31-030。

<sup>63</sup> 《蔣介石日記》，1949 年 6 月 4 日

<sup>64</sup> 「蔣中正電白崇禧待共軍主力深入粵中再向其側背夾擊似較有利」（1949 年 8 月 17 日），〈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



命，華中戰區澈底瓦解。華中軍政長官部遷至衡陽。後來在得知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與共軍暗通款曲，為挽救此局，白飛長沙，希圖說服程、陳兩人，無功而返。程、陳與唐生智正式通電易幟。白重新部署，但衡陽彈糧兩缺，孤立無援。

華中戰局失利，白本擬力守廣西並逐步將軍隊撤退海南。10月7日，白崇禧將所部從衡陽撤回廣西，以魯道源第十一兵團守湘桂路正面。以黃杰的第一兵團守三江擔任左翼，一部馳援黔東。以徐啓明兵團守龍虎江，擔任右翼。張淦兵團駐平樂，荔浦整補。共軍占領廣州，旋分兩路，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搗蒼梧，攻擊白崇禧部右側；一路循四邑、兩陽進逼雷州半島，切斷白部由廣西撤往海南島的退路。

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公館召開軍事會議，參加的有華中軍政副長官李品仙、夏威及參謀長徐祖詒、副參謀長賴光大、第一兵團司令黃杰、第三兵團司令張淦、第十兵團司令徐啓明、第十一兵團司令魯道源等人。會上提出了兩個軍事行動的方案：甲案，向南行動，至欽州轉運海南島。乙案，向西行動，轉至黔滇邊境，進入雲南。當時共軍在華南的部隊有19軍，總兵力達55萬人，武器裝備均佳，白崇禧統率的4個兵團，總數30萬人，兵力較對方減少一半，裝備不如共軍。會中，對向南或向西行動，反覆陳詞，莫衷一是。黃杰、李品仙主張採用乙案，即向西行動，其餘則支持甲案，主張到雷州半島運往海南島。白氏主張採用甲案。命黃杰兵團馳援黔東，策應劉嘉樹的第十七兵團，張淦兵團南下陸川等地，魯道源向信誼、茂名前進，以占領雷州半島與海南島為聯繫目標。

11月22日，黃杰的七十一軍被打敗，桂林失守。26日，魯道源第十一兵團部隊在向信宜途中與共軍發生激戰，兵團司令胡若愚陣亡，所部後撤，致張淦兵團暴露於共軍攻擊之前。張淦統率的第三兵團（廣西的精銳部隊），左翼受到致命的威脅。遂放棄進軍雷州半島的打算，倉皇向西撤退。12月1日，張淦被俘虜。所屬第七軍、第四十八軍、第一二六軍，被各個擊破。不久，第七軍軍長李本一、第四十八軍軍長張文鴻亦被俘，一二六軍軍長張湘澤帶少數部隊向西撤退，輾轉進入越南。白崇禧的桂軍精銳，至此全部被殲。白崇禧關照黃旭初即作

離邕飛海南島準備，並從南寧乘軍機飛海南島。華中剿總所轄約 50 萬國軍，僅有數萬部隊抵達海南島。12 月 4 日，白崇禧到海南島。12 月 30 日轉往臺灣。

白為何到臺灣？最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其反共的堅決，當政府遷徙到臺灣之後，黨政軍的重心轉到臺灣，臺灣成為最重要的反共根據地，選擇來臺自想發揮其作用。可惜白到臺灣後未受重用，與蔣的關係亦未見改善，從 1950 年 1 月初蔣的 3 則日記可見一斑。「白尙要求十六萬兵額之糧餉，其實未見其一兵一卒也，可惡無恥極矣」、「白崇禧又在臺北作無恥無賴之宣傳煽惑，希圖作最後之毀蔣運動」、「廣西子之醜態百出，不僅以國家為兒戲，而且不惜毀滅國家以妄求其李、白個人痴夢之實現，居正輩言行怪異，顛倒黑白，希圖報復其昔日仇恨，以怨報德令人傷心。」<sup>65</sup> 白則認為蔣不給其機會親自說明，1950 年 1 月 12 日呈蔣：「因鑒於大局艱危，對內對外職尙有管見面陳，恐書不盡意，且為爭取時間，故特親自來臺致敬，並擬有所面報，目前在鈞座官邸因人多未便啓齒，故在此間靜候，懇請賜予進謁時間。」<sup>66</sup> 最後仍不能如願與蔣進一步溝通，白崇禧雖獲得陸大總教官與戰略顧問之職，但終未再受重用。

## 陸、結論

蔣介石自領導北伐以來，對中國雖有若干的貢獻，但兩個大的問題一直都處理不好，一是中共的問題，另一是派系問題，特別是軍事派系的問題，地方軍系不信任蔣，蔣也只信任黃埔軍系，如此一來，中央與地方的嫌隙越陷越深。抗日戰爭軍系中有共同的目標，地方軍系雖對蔣的微詞依舊，但至少保持合作的關係，戰後因為剿共的關係，軍事領導與軍系的問題再度浮現，最為明顯的是蔣與桂系的關係。

蔣在軍事領導上犯了中國古代兵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將在外、軍令

---

<sup>65</sup> 《蔣介石日記》，1950 年 1 月 5 日、1 月 31 日、2 月 4 日。

<sup>66</sup> 「白崇禧函蔣中正親身來臺面報對內對外局勢管見懇請賜予進謁時間」（1950 年 1 月 12 日），〈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二）〉，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0029-154。

有所不從」的大忌。以戰後為例，任李宗仁爲北平行營主任，卻分割其行營大權，李不滿任職北平行營有責無權，對於中央安排人事不知會行營亦頗多不滿。相對的，蔣對李的作爲亦頗多微詞，1947年7月24日，蔣以北平與東北兩行轅人事未能順利調整因嘆曰：「彼輩只知爭權，而不肯略盡責任，畏難避重但增余憂辱而已。」任命白崇禧爲國防部長，本來著眼於軍政、軍令分權，用意甚佳，但實際上，剿共的軍事大都由參謀總長陳誠負責，或由蔣直接指揮。人事調整，常不詢問國防部長的意見，只是電知，如1948年1月電告白崇禧調整東北組織人事，任衛立煌爲東北剿匪總司令。<sup>67</sup>當然引起白的不滿。

在戰略方面，蔣是一位孤獨的軍事家，有許多時間爲國家前途思考，然而卻過於獨斷，每事必干涉。以剿共而言，蔣堅持「保守追剿，集中圍剿，大膽進剿」的戰略原則，從1927年剿共以來，蔣即堅守此戰略原則。蔣又常隨時指揮前方將士，領導前方作戰的將領無所適從，但蔣認爲將領有事請益，身爲國家及國民黨的領導者提供意見是極平常之事。以四平街之戰爲例，白要求追剿共軍，蔣則堅守其保守追剿的原則，雖有國際的考量，但錯失良機。三大戰役時，蔣的指揮與白對軍事的判斷有落差，1949年西南的防衛而言，白主張全力主動與中共決戰，蔣雖已下野，仍命令嫡系宋希濂的部隊逐步撤退。

蔣介石一直希望部屬忠貞與服從，聽命的將領即使敗戰，仍會受重用。戰後蔣與白本來也有一段蜜月期，白善運籌帷幄，任國防部長期間常上電蔣提供軍政意見，蔣雖然獨斷，但至少雙方維持相當合作的關係。桂系李宗仁的執意參選副總統，是桂系與蔣關係決裂的關鍵，白選擇派系，蔣怪罪白崇禧，不但不幫忙勸退李宗仁，且全力輔佐李當選副總統。李雖當選，白辭國防部長之職，任華中剿匪總司令之職。由於戰事漸不利於國軍，和平聲浪不斷，桂系白崇禧首先發難，蔣被逼下野，加深蔣、白的歧見，從1949年蔣的日記中可以窺出，蔣對白及桂系的不滿。蔣、白的關係也是民國以來中央與地方軍系關係的最佳寫照。

白崇禧是一位相當負責任、也是剿共、反共最有決心的將領，一直堅守崗

---

<sup>67</sup> 「蔣中正電告陳誠暫不必請白崇禧表示態度」（1949年12月9日），〈戡亂時期（十四）〉，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14-035。

位。中共渡江後，白認為國軍仍大有可為，積極於華中、華南一帶備戰，戰事每況愈下，戰略又得不到蔣的支持，一挫再挫，此時，白並沒有像李宗仁一樣選擇逃避，反而更積極尋找反攻的機會，從海南島至臺灣，都還抱持反共的理想，可知他不只是戰略家，也是一位反共的理想主義者。可惜來臺後，白崇禧雖獲聘為戰略顧問，不但未再受重用，且派人監視，這也可以看出蔣用人的偏執。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彙編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策劃與各方建議（三）〉，革命文獻—戡亂軍事。

〈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政治：二二八事件〉，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戡亂軍事：一般策劃與各方建議（三）〉，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戡亂軍事：華中方面（三）〉，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二）〉，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事略稿本〉，文物圖書—稿本（一）。

〈戡亂時期（十四）〉，籌筆—戡亂時期。

〈戡亂時期（三十七）〉，籌筆—戡亂時期。

〈總統引退及復行視事（一）〉，特交檔案—分類資料—政治。

《國軍檔案》（臺北，國防部史政局藏）

〈四平保衛戰役案〉（一），檔號：543.6/6021.2。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6 冊。北京：中央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3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編戰後中國（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黨史會，1985 年。

### 二、報紙

《大公報》，上海，1948 年。

### 三、專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白先勇，《父親與民國》。臺北：時報出版社，2012 年。

李宗仁，《李宗仁回憶錄》（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 年。

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 年。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記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 年。

賈廷詩等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年。

熊式輝，《熊式輝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 年。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 年。

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1988 年。

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 年。

薛建華編，《程思遠傳：國共兩黨關係史上的風雲人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 四、期刊、專書論文與其他

侯坤宏，〈白崇禧與二二八〉，「白崇禧與民國學術座談會」，臺北：國史館、趨勢教育基金會、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2 年 5 月 8-9 日。

陳三井，〈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一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2 年。

程思遠，〈蔣介石發表求和聲明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 23 冊（中國文史出版社，1979 年 9 月）。

齊錫生，〈蔣介石與白崇禧的合作與分離〉，「白崇禧與民國學術座談會」，臺北：國史館、趨勢教育基金會、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2 年 5 月 8-9 日。